

大直高中 103 學年度《高一》寒假作業

科 目	內 容
國 文	1. 閱讀：聊齋誌異小說選文（見補充講義） 2. 中國文學史演義第 13-16 回(第二冊唐宋篇)及 37 回(第三冊元明清篇) 3. 龍騰分類成語精通(第 53-81 頁) 4. 文章習作一篇 說明： (1) 自訂主題，標明作品題目，依大直高中 <u>文藝獎</u> 徵稿格式，撰寫一篇新詩、散文或小說。 (2) 電腦繕寫或手寫不拘；電腦繕寫請以 A4 紙雙面列印、手寫請用 600 字稿紙。期初以書面形式繳交。 5. 期初複習測驗：上述內容 1.2.3.項
英 文	4U 雜誌 1/21-2/20
歷 史 (101-110)	◎ 報告：《千古風流人物》 ◎ 緣由：下學期為中國史的授課範圍，此作業目的為加強同學們閱讀史籍能力及對歷史人物的賞析。 1. 請自中國各代歷史人物中選擇一人或多人作為研究對象。 2. 請到史書上找出該人物(或多位人物)的列傳加以閱讀理解。 3. 請找到並列出五本相關書籍，以協助認識這位人物的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。 4. 請寫出此位(或多位)人物報告一篇，並可能提供作為下學期口頭報告或協助任課老師教學時的補充。(字數需 1000 字以上) ◎ 題目自訂：如董仲舒研究，竹林七賢研究等等，如歷代變法人物的比較等等。 ◎ 請勿抄襲，請一律參考“小論文”格式作業，格式不符將退件，優秀作品可報名小論文競賽。
歷 史 (101-108)	◎ 報告：《唱起思想曲》 ◎ 緣由：台灣歌曲的學習與欣賞 1. 選擇一台灣歌曲或民謠，具歷史背景為佳。印出其內容。 2. 請就作詞、作曲者加以介紹。 3. 請就歌曲創作年代或是歌曲詞意所表達的背景作一介紹。 4. 請學會唱此一歌曲。並寫下學唱心得。 (上述 2、3、4 項，各項需 200 字以上，一律使用 12 號字)



寒假快樂

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簡明行事曆

月份	星期 週次	日	一	二	三	四	五	六	高中學生
		一月	二	25	26	27	28	29	
二月	寒假	1	2	3	4	5	6	7	1-2 大學學測 3 大考中心英聽測驗 2 5-6 高中補考
		8	9	10	11	12	13	14	11-28 世界母語日活動 13 公布補考成績
		15	16	17	18	19	20	21	17 寒假結束 18 除夕 19-23 春節
	三	22	23	24	25	26	27	28	24 開學、10:10 正式上課、16:00 放學 甄選入學宣導、高一二複習考 24-3/3 友善校園週 25 寄發學測成績單、英聽、術科成績單 25-26 高中部 16:00 放學 27 彈性放假(2/28 和平紀念日)

複習考考程(2/24)

科目	範圍	時間
國文	寒假作業內容	14:10-15:00
英文	寒假作業內容	15:10-16:00

校本五大關鍵能力

美感賞析- 體會、詮釋、運用

創造思考- 多元、彈性、執行

數位科技- 收集、製作、分享

溝通合作- 尊重、貢獻、領導

問題解決- 規劃、解決、反思

高一國文寒假作業—閱讀《聊齋誌異》選文

(含：自序、促織、席方平、司文郎、賈奉雉、嬰寧、香玉等七篇)

《聊齋誌異·自序》

披蘿帶荔，三閭氏感而為《騷》(2)；牛鬼蛇神，長爪郎吟而成癖(3)。自鳴天籟(4)，不擇好音，有由然矣(5)。松落落秋螢之火(6)，魑魅爭光(7)；逐逐野馬之塵(8)，罔兩見笑(9)。才非干寶，雅愛搜神(10)；情類黃州，喜人談鬼(11)。聞則命筆，遂以成編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郵筒相寄(12)，因而物以好聚(13)，所積益夥。甚者，人非化外(14)，事或奇於斷發之鄉(15)；睫在目前，怪有過於飛頭之國(16)。湍飛逸興(17)，狂固難辭；永託曠懷，癡且不諱(18)。展如之人(19)，得毋向我胡盧耶(20)？然五父衢頭，或涉濫聽(21)；而三生石上，頗悟前因(22)。放縱之言(23)，或有未可概以人廢者(24)。

松懸弧時(25)，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(26)，偏袒入室(27)，藥膏如錢，圓黏乳際，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(28)。且也，少羸多病(29)，長命不猶(30)。門庭之淒寂，則冷淡如僧；筆墨之耕耘(31)，則蕭條似鉢(32)。每搔頭自念，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(33)？蓋有漏根因(34)，未結人天之果(35)；而隨風蕩墮，竟成藩溷之花(36)。茫茫六道(37)，何可謂無其理哉！獨是子夜熒熒(38)，燈昏欲蕊(39)；蕭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為裘(40)，妄續《幽冥》之錄(41)；浮白載筆(42)，僅成《孤憤》之書(43)。寄託如此，亦足悲矣。嗟乎！驚霜寒雀，抱樹無溫；吊月秋蟲，偎闌自熱(45)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間乎(46)！康熙己未春日(47)。柳泉自題。

◆字詞注釋：

- (1) 康熙十八年(1679)，蒲松齡將已作成的篇章初步結集，題《聊齋志異》，作此文為序，自傷半生落拓，執著撰寫志異之文，寄託憂憤，而少知音，情詞淒切。文中歷數典實，含自辯自信且亦由自負之意。
- (2) 「披蘿」二句：屈原曾為三閭大夫，《離騷》是其代表作。「披蘿帶荔」，語本《九歌·山鬼》：「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帶女蘿。」
- (3) 「牛鬼」二句：晚唐詩人李賀有吟詩之癖。每出行，輒騎弱馬，背古錦囊，得句即投其中。其詩風以奇譎幻誕著稱。杜牧《李長吉詩序》雲：「鯨呿鼉擲，牛鬼蛇神，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。」賀字長吉，以其身材細瘦，指爪修長，故有長爪郎之稱。李商隱《李長吉小傳》雲：「長吉細瘦，通眉，長指爪。」
- (4) 天籟：語出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，意為自然之音。後用以指稱詩文發自胸臆，無雕琢之跡。
- (5) 由然：因由，來由。
- (6) 松：作者自稱，「松齡」之省文。落落：形容孤獨寡合。
- (7) 魑魅爭光：晉裴啟《語林》載，嵇康於夜間燈下彈琴，見一鬼怪，於是將燈吹滅，說：「恥與魑魅爭光。」

這裡反用其意；頗含自嘲之意。

- (8) 逐逐：競求，急於得利。野馬之塵：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」這裡喻塵世名利。
- (9) 罔兩見笑：《南史·劉損傳》：劉損族人劉伯龍家貧，及為武陵太守，貧窶尤甚，慨然欲販賣營利，一鬼在傍撫掌大笑。伯龍曰：「貧窮固有命，乃復為鬼所笑也。罔兩，亦作「魍魎」，傳說中的鬼怪。
- (10) 「才非」二句：幹寶，東晉著名作家，集古今怪異非常之事，作成《搜神記》，為六朝志怪書中的代表作。雅，頗，甚。
- (11) 「情類」二句：宋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載，蘇軾以「諺訕朝廷」罪，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，日與人聚談，強人說鬼，或辭無有，便說：「姑妄言之。」
- (12) 郵筒：古代傳遞書笥、詩文所用的竹筒。
- (13) 好：喜好。
- (14) 化外：未開化的地方。
- (15) 斷發之鄉：蠻荒之地。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：「太伯、仲雍乃奔荊蠻，文身斷發。」
- (16) 「睫在」二句：言眼前所發生的怪事，竟比飛頭國

的事更為離奇。飛頭之國，古代傳說中的怪異地方。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異境》：「嶺南溪洞中，往往有飛頭者，故有飛頭獅子之號。」

- (17) 遑飛逸興：意興飛揚。
- (18) 不諱：不避忌。
- (19) 展如之人：語出《詩經·鄘風·君子偕老》：「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」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展，誠也。」展如，誠實，老實。
- (20) 胡盧：形容笑聲。《孔叢子·抗志》：「衛君乃胡盧大笑。」
- (21) 「五父」二句：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載，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顏氏諱言叔梁紇葬處。顏氏死後，孔子「乃殯五父之衢，蓋其慎也」。五父衢，道名，在今山東曲阜東南。濫聽，無稽傳說。這裡用其事，意甚曲微。
- (22) 「而三生」二句：唐袁郊《甘澤謠·圓觀》，敘僧圓觀能知前生、今生、來生事，他與李源友善，同遊三峽，見一婦人汲水，對李源說：「是某托身之所。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，杭州天竺寺外，與君相見。」屆時李源到杭州，見一牧童唱道：「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吟風不要論。慚愧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異性長存。」牧童就是圓觀後身。後遂以「三生石」表情誼前生已定，綿延不斷。
- (23) 放縱之言：隨便說的話。
- (24) 概：一概，完全。以人廢：以人廢言。
- (25) 懸弧：《禮記·內則》：「子生，男子設弧於門左，女子設帨於門右。」弧，木弓。後以「懸弧」表男子誕生。
- (26) 先大人：死去的父親，指蒲盤。瞿曇：梵語，原為佛教始祖姓氏，後泛指僧人。
- (27) 偏袒：和尚身穿袈裟，袒露右肩，故稱。《釋氏要覽·禮數》：「偏袒，天竺之儀也。」
- (28) 墨志：黑痣。
- (29) 羸：瘦。
- (30) 長命不猶：長大成人後命運不好。不猶，不如別人。《詩經·召南·小星》：「實命不猶。」
- (31) 筆墨之耕耘：猶謂賣文度日。
- (32) 蕭條似鉢：像托鉢和尚一樣清貧。鉢，梵語「鉢多羅」之省文，俗稱鉢盂。
- (33) 面壁人：《五燈會元》卷一載，佛教禪宗祖師達摩來中國，面壁而坐九年。此處泛指佛僧。
- (34) 有漏根因：佛家語。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二載，梁武帝問達摩：「朕即位以來，造寺寫經，度僧不可勝記，有何功德？」師曰：「並無功德。」帝問何以無功德，師曰：「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帝曰：「如何是真功德？」答曰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可世求。」按，佛家謂三界之情，由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洩漏。「有漏根因」，謂未斷絕塵緣，歸於寂空。
- (35) 「未結」句：承上句而言，謂未得「證果」。人天，佛教語。六道輪回中的人道和天道。人天之果，即行善者得到的果報。
- (36) 藩溷之花：《梁書·範縝傳》：「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。子良精信釋佛，而縝盛稱無佛。子良問曰：『君不信因果，世間何得有富貴？何得有貧賤？』縝答曰：『人之生譬如一樹花，同發一枝，俱開一蒂，隨風而墮，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，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。貴賤雖復殊途，因果竟在何處？』」溷，糞坑。這裡是藉以自喻。
- (37) 六道：佛教語，謂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、畜生道、餓鬼道、地獄道六樣輪回去處。
- (38) 熒熒：燭光微弱貌。唐許渾《下第貽友人》：「夜寒歌苦燭熒熒。」
- (39) 蕊：指燈油將盡，燈芯結花。
- (40) 腋：指狐腋下毛皮。裘，皮袍。
- (41) 《幽冥》之錄：南朝劉義慶著《幽冥錄》，記神鬼怪異事。這裡泛指志怪小說。
- (42) 浮白：本義為罰滿飲一杯酒。浮，舊時行酒令罰酒之稱，後指滿飲。白，古代罰酒用的杯子。後以「浮白」泛指飲酒。
- (43) 孤憤之書：戰國韓非著有《孤憤》。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索引雲：「孤憤，憤孤直不容于時也。」此指代《聊齋志異》。
- (44) 吊月：望月哀傷。
- (45) 闌：欄干。
- (46) 青林黑塞：語本杜甫《夢李白二首》(其二)：「魂來楓林青，魂返關塞黑。」比喻冥冥中。
- (47) 康熙己未：康熙十八(1679)年。

《聊齋誌異·促織》

宣德(1)間，宮中尚(2)促織之戲，歲征民間。此物故非西(3)產，有華陰令(4)欲媚上官，以一頭進，試使鬥而才(5)，因責常供。令以責(6)之里正(7)。市中遊俠兒(8)得佳者籠養之，昂其直(9)，居為奇貨(10)。里胥(11)猾黠，假此科斂丁口(12)，每責一頭，輒傾數家之產。

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業(13)，久不售(14)。為人迂訥(15)，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，百計營謀不能脫。不終歲，薄產累盡(16)。會征促織，成不敢斂戶口，而又無所賠償，憂悶欲死。妻曰：「死何裨益(17)？不如自行搜覓，冀有萬一之得。」成然之。早出暮歸，提竹筒絲籠，于敗堵叢草處，探石發穴，靡計不施，迄無濟。即捕得三兩頭，又劣弱不中於款(18)。宰嚴限追比(19)，旬餘，杖至百，兩股間膿血流離(20)，並蟲亦不能行捉矣。轉側床頭，惟思自盡。

時村中來一駝背巫，能以神卜(21)。成妻具資詣問。見紅女白婆(22)，填塞門戶。入其舍，則密室垂簾，簾外設香几。問者爇香(23)於鼎，再拜。巫從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(24)，不知何詞。各各竦立(25)以聽。少間，簾內擲一紙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無毫髮爽(26)。成妻納錢案上，焚拜如前人。食頃(27)，簾動，片紙拋落。拾視之，非字而畫：中繪殿閣，類蘭若(28)；後小山下，怪石亂臥，針針叢棘，青麻頭(29)伏焉；旁一蟆，若將跳舞。展玩不可曉。然睹促織，隱中胸懷。摺藏之，歸以示成。

成反復自念，得無教我獵蟲所耶？細瞻景狀，與村東大佛閣逼似。乃強起扶杖，執圖詣寺後，有古陵蔚起(30)。循陵而走，見蹲石鱗鱗(31)，儼然類畫。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，似尋針芥。而心目耳力俱窮，絕無蹤響。冥搜(32)未已，一癩頭蟆猝然躍去。成益愕，急逐趁(33)之，蟆入草間。躡跡披求(34)，見有蟲伏棘根。遽撲之，

入石穴中。搯以尖草，不出；以筒水灌之，始出，狀極俊健。逐而得之。審視，巨身修尾，青項金翅。大喜，籠歸，舉家慶賀，雖連城拱壁不啻也(35)。上於盆而養之，蟹白栗黃(36)，備極護愛，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責。

成有子九歲，窺父不在，竊發盆。蟲躍擲徑出，迅不可捉。及撲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須(37)就斃。兒懼，啼告母。母聞之，面色灰死，大驚曰：「業根(38)，死期至矣！而翁歸，自與汝覆算(39)耳！」兒涕而出。

未幾，成歸，聞妻言，如被冰雪。怒索兒，兒渺然不知所往。既而得其屍于井，因而化怒為悲，搶呼欲絕(40)。夫妻向隅(41)，茅舍無煙，相對默然，不復聊賴。日將暮，取兒槁葬(42)。近撫之，氣息惏然(43)。喜置榻上，半夜復蘇。夫妻心稍慰，但兒神氣癡木，奄奄思睡。成顧蟋蟀籠虛，則氣斷聲吞(44)，亦不復以兒為念，自昏達曙，目不交睫(45)。東曦既駕(46)，僵臥長愁。忽聞門外蟲鳴，驚起覘視(47)，蟲宛然尚在。喜而捕之，一鳴輒躍去，行且速。覆之以掌，虛若無物；手裁(48)舉，則又超忽(49)而躍。急趨之，折過牆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顧，見蟲伏壁上。審諦(50)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頓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劣之。惟彷徨瞻顧，尋所逐者。壁上小蟲忽躍落襟袖間，視之，形若土狗(51)，梅花翅，方首長脰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將獻公堂，惴惴恐不當意，思試之鬥以覘之。

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馴養一蟲，自名「蟹殼青」，日與子弟角(52)，無不勝。欲居之以為利，而高其直，亦無售者(53)。徑造廬(54)訪成，視成所蓄，掩口胡盧(55)而笑。因出己蟲，納比籠(56)中。成視之，龐然修偉，自增慚怍(57)，不敢與較。少年固強之(58)。顧(59)念蓄劣物終無所用，不如拼博一笑，因合納鬥盆。小蟲伏不動，蠢若木雞(60)。少年又大笑。試以豬鬣毛撩

撥蟲鬚，仍不動。少年又笑。屢撩之，蟲暴怒，直奔，遂相騰擊，振奮作聲。俄見小蟲躍起，張尾伸須，直齧(61)敵領。少年大駭，急解令休止。蟲翹然矜鳴(62)，似報主知。成大喜。方共瞻玩，一雞瞥來，徑進以啄。成駭立愕呼，幸啄不中，蟲躍去尺有咫(63)。雞健進，逐逼之，蟲已在爪下矣。成倉猝莫知所救，頓足失色。旋見雞伸頸擺撲，臨視，則蟲集冠上(64)，力叮不釋。成益驚喜，掇置籠中。

翼(65)日進宰，宰見其小，怒呵成。成述其異，宰不信。試與他蟲鬥，蟲盡靡。又試之雞，果如成言。乃賞成，獻諸撫軍(66)。撫軍大悅，以金籠進上，細疏(67)其能。既入宮中，舉天下所貢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撻、青絲額一切異狀，遍試之，莫出其右者。每聞琴瑟之聲，則應節而舞。

◆字詞注釋：

- (1) 宣德：明宣宗年號(1426-1435)。
- (2) 尚：崇尚，愛好。
- (3) 西：這裡指陝西。
- (4) 華陰令：華陰縣縣官。
- (5) 才：(有)才能。這裡指勇敢善鬥。
- (6) 責：責令。
- (7) 里正：里長。
- (8) 遊俠兒：這裡指遊手好閒、不務正業的年輕人。
- (9) 昂其直：抬高它的價錢。直，通「值」。
- (10) 居為奇貨：儲存起來，當作稀奇的貨物(等待高價)。居，積、儲存。
- (11) 里胥：管理鄉里事物的公差。
- (12) 科斂丁口：向百姓徵稅攤派費用。科斂，攤派、聚斂。科，聚斂。丁口，老百姓。丁，成年男子。
- (13) 操童子業：意思是正在讀書，準備應考。操……業，從事……行業。童子，童生。科舉時代還沒考取秀才的讀書人，不論年紀大小，都稱為「童生」。
- (14) 售：原意是賣賣物出手，這裡指考取。
- (15) 迂訥：拘謹而又不善於說話。
- (16) 累盡：牽累而耗盡。累，牽連，妨礙。
- (17) 裨益：補益。
- (18) 款：款式，規格。
- (19) 宰嚴限追比：縣令嚴定期限，催促繳納。追比，舊時地方官吏嚴逼人民，限期交稅、交差、逾期受杖責，叫「追

益奇之。上大嘉悅，詔賜撫臣名馬衣緞。撫軍不忘所自，無何(68)，宰以卓異(69)聞。宰悅，免成役。又囑學使(70)俾入邑庠(71)。後歲餘，成子精神復舊，自言身化促織，輕捷善鬥，今始甦耳。撫軍亦厚賚成。不數歲，田百頃(72)，樓閣萬椽，牛羊蹄躑各千計(73)；一出門，裘馬過世家(74)焉。

異史氏(75)曰：「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過此已忘；而奉行者即為定例。加以官貪吏虐，民日貼婦(76)賣兒，更無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，皆關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獨是(77)成氏子以蠹貧(78)，以促織富，裘馬揚揚。當其為里正，受扑責時，豈意其至此哉！天將以酬長厚者，遂使撫臣、令尹(79)，並受促織恩蔭(80)。聞之：一人飛升(81)，仙及雞犬。信夫！」

比」。

- (20) 流離：淋漓。
- (21) 能以神卜：能夠憑藉神力占卜。
- (22) 紅女白婆：紅妝的少女、白髮的老婆婆。
- (23) 蕪香：點燃香。
- (24) 翕辟：翕，合。辟，開。
- (25) 竦立：恭敬地站著。
- (26) 無毫髮爽：沒有絲毫差錯。
- (27) 食頃：吃一頓飯的工夫。
- (28) 蘭若：寺廟，即梵語「阿蘭若」。
- (29) 青麻頭：和下文的「蝴蝶」、「螳螂」、「油利撻」、「青絲額」，都是上品蟋蟀的名字。
- (30) 有古陵蔚起：有古墳高起。蔚，草木茂盛的樣子，引申為高大的樣子。
- (31) 蹲石鱗鱗：蹲踞著的一塊塊石頭像魚鱗排列。
- (32) 冥搜：用盡心思搜索。冥：深。
- (33) 趁：趕。
- (34) 躡跡披求：追隨(蛤蟆的)蹤跡，撥開(叢草)尋求。躡，悄悄追隨。披，撥開。
- (35) 雖連城拱璧不啻也：即使價值連城的寶玉也比不上。拱璧，大璧，極言其珍貴。啻，止。
- (36) 蟹白栗黃：蟹肉和栗肉，指蟋蟀吃的精飼料。
- (37) 斯須：一刻工夫，一會兒。
- (38) 業根：禍種，惹禍的東西。業，業障，佛教用語，罪

- 惡的意思。
- (39) 覆算：再算帳，追究。
- (40) 搶呼欲絕：頭撞地，口呼天，幾乎要絕命。搶，碰撞。
- (41) 向隅：面對著牆角（哭泣）。《說苑》：「今有滿堂飲酒者，有一人獨索然向隅哭泣……」後人用「向隅」，含有哭泣的意思。
- (42) 槁葬：用草席裹著屍體埋葬。
- (43) 愀然：氣息微弱的樣子。
- (44) 氣斷聲吞：出不來氣，說不出話，形容極度悲傷。
- (45) 交睫：閉上眼睛要睡。
- (46) 東曦既駕：東方的太陽已經升起。東曦，指日神東君。曦，日光。既駕，已經乘車出來。古代傳說，日神乘著神龍駕馭的車。
- (47) 覘視：窺視。
- (48) 裁：通「才」，剛剛。
- (49) 超忽：形容跳得輕快而高。
- (50) 審諦之：仔細地（看）它。
- (51) 土狗：螻蛄的別名。
- (52) 日與子弟角：天天和夥伴（的蟋蟀）角鬥比賽。子弟，年輕人。
- (53) 售者：這裡指買主。
- (54) 造廬：指到家。造，到……去。廬，本指鄉村一戶人家所占的房地。引申為村房或小屋。
- (55) 胡盧：形容笑的樣子。
- (56) 比籠：比試的籠子。
- (57) 慚作：慚愧。
- (58) 固強之：堅持要較量較量。固，堅持、一定。強，迫使。
- (59) 顧：但。
- (60) 蠢若木雞：形容神貌呆笨。《莊子·達生》篇說，養鬥雞的，要把鬥雞訓練得鎮靜沉著，仿佛是木頭雕的，才能夠不動聲色，戰勝別的鬥雞。
- (61) 齧：咬。
- (62) 翹然矜鳴：鼓起翅膀得意地叫。翹，舉。矜，誇耀。
- (63) 尺有咫：一尺多。咫，八寸。
- (64) 蟲集冠上：蟋蟀落在雞冠上。集，止。
- (65) 翼：同「翌」，次日。
- (66) 撫軍：官名，巡撫的別稱，總管一省的民政和軍政。
- (67) 細疏：仔細地陳述。疏，臣下向君主陳述事情的一種公文，這裡作動詞。
- (68) 無何：沒多久。
- (69) 卓異：（才能）優異。這是考核官吏政績的評語。
- (70) 又囑學使：又囑，是撫軍囑。學使，提督學政（學台），是專管教育和考試的官。
- (71) 俾入邑庠：使（他）進入縣學，即做秀才。俾，使。邑，縣。庠，學校。
- (72) 百頃：和下文的「萬椽」，都極言其多。
- (73) 牛羊蹄躐各千計：意思是牛羊幾百頭。蹄躐，亦作「蹄噉」，古時用以計算牲畜的頭數。噉，口；躐，肛門。見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。千計，是說很多，不是實數。
- (74) 裘馬過世家：穿的皮衣和駕車的馬都超過世代做官的人家。
- (75) 異史氏；作者自稱。《聊齋志異》裡邊有許多怪異的事，所以稱異史。
- (76) 貼婦：把妻子做抵押品去借錢。貼，抵押。
- (77) 獨是：唯獨這個。
- (78) 以蠹貧：因胥吏的侵耗而貧窮。蠹，蛀蟲，這裡用來比喻侵耗財務的胥吏。
- (79) 令尹：縣令，府尹。這裡是沿用古稱。
- (80) 恩蔭：得到恩惠蔭庇。
- (81) 一人飛升，仙及雞犬：一個人升天，連他的雞犬也成仙。比喻一個人發跡了，同他有關係的人都跟著得勢。

《聊齋誌異·席方平》

席方平，東安(1)人。其父名廉，性蠢拙(2)。因與裡中富室羊姓有郤(3)，羊先死；數年，廉病垂危，謂人曰：「羊某今賄囑冥使(4)擄我矣。」俄而身赤腫，號呼遂死，席慘怛不食，曰：「我父朴訥(5)，今見陵于強鬼；我將赴冥，代伸冤氣矣。」自此不復言，時坐時立，狀類癡，蓋魂已離舍(6)。

席覺初出門，莫知所往，但見路有行人，便問城邑。少選(7)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獄中。至獄門，遙見父臥簷下，似甚狼狽。舉目見子，潸然流涕，曰：「獄吏悉受賂囑(8)，日夜擄掠，脛股摧殘甚矣！」席怒，大罵獄吏：「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」遂出，抽筆為詞(9)。趁城隍早衙，喊冤投之。羊懼，內外賄通，始出質理。城隍(10)以所告無據，頗不直席(11)。席憤氣無伸，冥行百餘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狀，告諸郡司(12)。遲至半月始得質理。郡司撲席，仍批城隍複案(13)。席至邑，備受械梏，慘冤不能自舒(14)。城隍恐其再訟，遣役押送歸家。投至門辭去。

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訴郡邑之酷貪。冥王(15)立拘質對。二官密遣腹心(16)與席關說，許以千金。席不聽。過數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「君負氣已甚，官府求和而執不從，今聞于王前各有函進，恐事殆矣。」席猶未信。俄有皂衣人喚入。升堂，見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詞(18)，命笞二十。席厲聲問：「小人何罪？」冥王漠若不聞。席受笞，喊曰：「受笞允當(19)，誰教我無錢也！」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兩鬼捽席下，見東墀有鐵床，熾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脫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復揉捺之。痛極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約一時許，鬼曰：「可矣。」遂扶起，促使下床著衣，猶幸跛而能行。復至堂上，冥王問：「敢再訟乎？」席曰：「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訟，是欺王也。必訟！」王曰：「訟何詞？」席曰：「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」

冥王又怒，命以鋸解其體。二鬼拉去，見立木高八九尺許，有木板二仰置其上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將就縛，忽堂上大呼「席某」，二鬼即復押回。冥王又問：「尚敢訟否？」答曰：「必訟！」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。鋸方下，覺頂腦漸闕，痛不可忍，顧亦忍而不號。聞鬼曰：「壯哉此漢！」鋸隆隆然尋至胸下。又聞一鬼云：「此人大孝無辜，鋸令稍偏，勿損其心。」遂覺鋸鋒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頃半身闕矣；板解，兩身俱仆。鬼上堂大聲以報，堂上傳呼，令合身來見。二鬼即推令復合，曳使行。席覺鋸縫一道，痛欲復裂，半步而踣。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，曰：「贈此以報汝孝。」受而束之，一身頓健，殊無少苦。遂升堂而伏。冥王復問如前；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「不訟矣。」冥王立命送還陽界。隸率出北門，指示歸途，反身遂去。

席念陰曹之昧暗尤甚於陽間，奈無路可達帝聽。世傳灌口二郎(20)為帝勳戚，其神聰明正直，訴之當有靈異。竊喜二隸已去，遂轉身南向。奔馳間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「王疑汝不歸，今果然矣。」捽回復見冥王。竊疑冥王益怒，禍必更慘；而王殊無厲容，謂席曰：「汝志誠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貴家，何用汝嗚呼為(21)。今送汝歸，予以千金之產、期頤(22)之壽，於願足(23)乎？」乃註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親視之。席謝而下。鬼與俱出，至途，驅而罵曰：「奸猾賊！頻頻反復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當捽入大磨中細細研之！」席張目叱曰：「鬼子胡為者！我性耐刀鋸，不耐撻楚！請反見王，王如令我自歸，亦復何勞相送。」乃返奔。二鬼懼，溫語勸回。席故蹇緩(24)，行數步輒憩路側。鬼含怒不敢復言。約半日至一村，一門半開，鬼引與共坐；席便據門闕(25)，二鬼乘其不備，推入門中。

驚定自視，身已生為嬰兒。憤啼不乳，三日遂殤(26)。魂搖搖不忘灌口，約奔數十里，忽見羽

葆(27)來，幡戟(28)橫路。越道避之，因犯鹵簿(29)，為前馬(30)所執，繫送車前。仰見車中一少年，豐儀瑰瑋(31)。問席：「何人？」席冤憤正無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當能作威福(32)，因緬訴(33)毒痛。車中人命釋其縛，使隨車行。俄至一處，官府十餘員，迎謁道左，車中人各有問訊。已而指席謂一官曰：「此下方人，正欲往愬(34)，宜即為之剖決。」席詢之從者，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囑即二郎也。席視二郎，修軀多髯(35)，不類世間所傳。九王既去，席從二郎至一官廨，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。少頃，檻車(36)中有囚人出，則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當堂對勘(37)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戰慄，狀若伏鼠。二郎援筆立判；頃刻，傳下判語，令案中人共視之。判云：「勘得冥王者：職膺王爵，身受帝恩。自應貞潔以率臣僚，不當貪墨(38)以速官謗。而乃繁纓(39)祭戟，徒誇品秩(40)之尊；羊狼狼貪(41)，竟玷人臣之節。斧敲斫，斫入木，婦子之皮骨皆空(42)；鯨吞魚，魚食蝦，螻蟻之微生可憫(43)。當掬江西之水，為爾湔腸(44)；即燒東壁之床，請君入甕(45)。城隍、郡司，為小民父母之官(46)，司上帝牛羊之牧(47)。雖則職居下列，而盡瘁者不辭折腰(48)；即或勢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應強項(49)。乃上下其鷹鷂之手(50)，既罔念夫民貧；且飛揚(51)其狙獪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贓而枉法，真人面而獸心(52)！是宜剔髓伐毛(53)，暫罰冥死；

所當脫皮換革，仍令胎生(54)。隸役者：既在鬼曹，便非人類。只宜公門修行，庶還落蓐之身(55)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彌天之孽(56)？飛揚跋扈，狗臉生六月之霜(57)；隳突叫號，虎威斷九衢之路(58)。肆(59)淫威於冥界，咸知獄吏為尊；助酷虐於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懼(60)。當以法場(61)之內，剝其四肢；更向湯鑊(62)之中，撈其筋骨。羊某：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詐。金光蓋地，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(63)；銅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(64)。餘腥猶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(65)。宜籍(66)羊氏之家，以償席生之孝。即押赴東嶽(67)施行。」

席方平又謂席廉：「念汝子孝義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賜陽壽三紀(68)。」使兩人送之歸里。席乃抄其判詞，途中父子共讀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蘇；令家人啟棺視父，僵屍猶冰，俟之終日，漸溫而活。又索抄詞，則已無矣。

自此，家道日豐，三年良沃遍野；而羊氏子孫微(69)矣；樓閣田產盡為席有。即有置其田者，必夢神人叱之曰：「此席家物，汝烏得有之！」初未深信；既而種作，則終年升鬥無所獲，於是復鬻于席。席父九十餘歲而卒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人言淨土(70)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其所以來，又烏知其所以去；而況死而又死，生而復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萬劫不移，異哉席生，何其偉也！」

◆字詞注釋：

- (1) 東安：舊府縣名「東安」者甚多，此或指山東沂水縣南舊東安城。
- (2) 戇拙：心直口快而不識利害顧忌。
- (3) 卻：嫌隙；仇恨。
- (4) 冥使：陰間的官吏。撈：撈掠、拷打。
- (5) 朴訥：老實不會說話。朴，質木無文。訥，口笨。
- (6) 舍：指軀體。迷信認為肉身是靈魂的宅舍。
- (7) 少選：同「少旋」；一會兒。
- (8) 賂囑：同「賄囑」。賂，賄賂。
- (9) 抽筆為詞：提筆撰寫訟狀。詞，指訟詞。
- (10) 城隍：迷信傳說的守護城池的主神；這裡指縣邑城隍。早衙：舊時官府的主官，每天上下午坐堂兩次，處理政務或案件，叫作「坐衙」。早衙，指上午坐堂問事。
- (11) 不直席：認為席方平投訴無理。
- (12) 郡司：府的長官。
- (13) 複案：重審。案，考察。
- (14) 不能自舒：謂冤屈無處可伸。舒，伸。
- (15) 冥王：迷信傳說中的閻王。
- (16) 腹心：心腹之人，貼身的親信。
- (17) 道路之口：道路上的傳聞。

- (18) 置詞：說話；申辯。
- (19) 允當：公允、恰當。這裡是反語。
- (20) 灌口二郎：宋朱熹《朱子語錄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所祀者，當是秦蜀郡守李冰之次子。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演義》稱二郎神為楊戩，疑從李冰次子故事演變而來。為帝勳戚：傳說楊戩是玉帝的外甥。勳戚，有功于王業的親戚。
- (21) 何用汝嗚呼為：哪裡用得著你去喊冤。
- (22) 期頤之壽：百歲的壽數。《禮記·曲禮》上：「百年日期頤。」
- (23) 足：據鑄雪齋抄本補，原闕。
- (24) 蹇緩：行路艱難遲緩。
- (25) 門闕：門檻。
- (26) 殤：夭亡。
- (27) 羽葆：以鳥羽為飾的儀仗。《禮記·雜記》：「匠人執羽葆禦柩。」《疏》：「羽葆者，以鳥羽注於柄頭，如蓋。」
- (28) 旛戟：長旛、檠戟等儀仗。旛，長幅下垂的旌旗。戟，即後文所說的「檠戟」，附有套衣的木戟，用作儀仗。橫路：遮路。
- (29) 鹵簿：古時帝王或貴官出行時的儀仗隊。封演《封氏聞見記》卷五：「輿駕行幸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，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。按字書：『鹵，大盾也。』鹵以甲為之，所以扞敵，甲盾有先後部伍之次，著之簿籍，天子出，則案次導從，故謂之鹵簿耳。」
- (30) 前馬：儀仗隊的前驅。《國語·越語》謂勾踐「親為夫差前馬」。注：「前馬，前驅，在馬前也。」
- (31) 豐儀瑰璋：丰姿儀態奇偉不凡。
- (32) 作威福：指當權者專行賞罰，獨攬威權。語出《尚書·洪範》：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。」
- (33) 緬訴：追訴。
- (34) 愬：同「訴」，訴冤。
- (35) 修軀多髯：身材高大，鬚鬚很多。修，長。髯，絡腮胡。
- (36) 檻車：囚車。
- (37) 對勘：對質審訊。勘，審問。
- (38) 貪墨：同「貪冒」，謂貪以敗官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墨，又借為冒，左昭十四年傳，貪以敗官為墨。按，犯而取也！注，不潔之稱，失之。」以速官謗：《左傳·莊公二十二年》：「敢辱高位，以速官謗。」速，招致。官謗，居官不稱職而受到責難。
- (39) 繁纓：古時天子、諸侯的馬飾，語出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。繁，通「鞞」，馬腹帶。纓，馬頸飾。檠戟：有繒衣或塗漆的木戟，用為儀仗。唐制，三品以上官員，得門列檠戟。
- (40) 品秩：官階品級。
- (41) 羊狠狼貪：比喻冥王的兇狠與貪婪。語出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因下令軍中曰：猛如虎，很如羊，貪如狼，疆不可使者皆斬之」。很，通「狠」。
- (42) 「斧敲」三句：意謂層層敲剝、勒索，婦孺的脂膏、骨髓被壓榨一空。斲，砍削，此借作名詞之「鑿」。
- (43) 「鯨吞」三句：意謂鯨吞、魚食，以強凌弱，細弱小民受害最烈，實堪憐憫。鯨，鯨鯢，喻兇惡之人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「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鯨鯢而封之，以為大戮。」杜預注：「鯨鯢，大魚名，以喻不義之人，吞食小國。」
- (44) 「當掬」二句：意謂當用長江之水，清洗冥王之汗腸。指滌刷其罪。西江，西來之江，指長江，語出《莊子·外物》。煎，清洗。《新五代史·王仁裕傳》：「嘗夢剖其胃腸，以西江水滌之。」
- (45) 「即燒」二句：意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叫冥王也受酷刑。東壁之床：指上文「東墀有鐵床」而言，即火床。請君入甕，比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唐武則天時，酷吏周興犯罪，武后命來俊臣審理。來俊臣與周興推事對食，問興曰：「囚鄉不承，當為何法？」興曰：「此甚易耳！取大甕，以炭四周炙之，令囚入中，何事不承？」俊臣即索甕，起謂興曰：「有內狀推老兄，請兄入此甕。」興叩頭伏罪。見《新唐書·周興傳》。
- (46) 父母之官：封建時代稱地方官為「父母官」。指縣令。
- (47) 司上帝牛羊之牧：職掌代替天帝管理人民之事。《孟子·公孫醜》下：「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，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。」此用其意，喻地方官吏應解除民困。
- (48) 「盡瘁」句：意謂應當盡瘁事國，屈己奉公。盡瘁，竭盡心力，《詩·小雅·北山》：「或盡瘁事國。」不辭折腰，指委屈奉公。晉人陶淵明為彭澤令，歎曰：「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，向鄉里小人。」見《晉書·陶淵明傳》。此化用其意，謂應該屈身奉公。
- (49) 強項：不低頭，喻剛直不阿。東漢董宣為洛陽令，殺湖陽公主惡奴，光武帝大怒，令小黃門挾持董宣向公主叩頭謝罪。董宣兩手據地，終不肯俯首。光武帝稱之為「強項」。見《後漢書·董宣傳》。
- (50) 上下其鷹鷲之手：意謂枉法作弊，顛倒是非。春秋時，楚國攻鄭，穿封戌生俘鄭國守將皇頡，而王子圍與之爭功，請伯州犁裁處。伯州犁叫俘虜本人作證，但卻有意偏袒王子圍。伯州犁審問皇頡時「上其手」（高舉其手）向他暗示王子圍地位尊貴；「下其手」（下垂其手）向他暗示穿封戌地位低微。皇頡會意，竟承認自己是被王子圍所俘。伯州犁就這樣上下其手，使賤者之功被貴者所占。

- 見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六年》。鷹鷂，鷹和鷂，都是猛禽，比喻兇狠。
- (51) 飛揚：意謂任意施展。狙獪之奸：狡猾的奸謀。
- (52) 人面而獸心：語出《漢書·匈奴傳》。此指品質惡劣，外貌象人，內心狠毒，有如惡獸。
- (53) 剔髓伐毛：猶言脫胎換骨，滌除污垢，使之改惡從善。原為修道者之言，見《太平廣記》卷六引《洞冥記》。此指致死的酷刑。
- (54) 「所當」二句：意謂罰其轉世胎生，但不得為人。
- (55) 「只宜公門」二句：意謂只有在衙門內潔身向善，或可轉世為人。公門，衙門。修行，修身行善，指不枉法害民。落蓐之身，指人身。落蓐，指人的降生。蓐，產蓐。
- (56) 「何得苦海」二句：意謂怎能在苦深如海的世俗之中，興風作浪，作孽多端。苦海，佛家語，謂人間煩惱，苦深如海。彌大之孽，天大的罪孽。彌，滿，廣大。
- (57) 「飛揚」二句：意謂隸役恣肆蠻橫，滿面殺氣，迫害無辜。狗臉：指隸役的面孔。生六月之霜，謂狗臉佈滿殺氣，將使無辜受冤。相傳戰國時，鄒衍事燕惠王，被人陷害下獄。鄒衍在獄仰天而哭，時正炎夏，忽然降霜。見《初學記》二引《淮南子》。
- (58) 「隳突」二句：謂隸役狐假虎威，騷擾百姓，使道路側目。柳宗元《捕蛇者說》：「悍吏之來吾鄉，叫囂乎東西，隳突乎南北，譁然而駭者，雖雞狗不得寧焉。」隳突，衝撞毀壞。九衢，指四通八達的道路。衢，大路。
- (59) 肆：濫施。淫成：無節制的威權。
- (60) 屠伯：宰牲的能手，喻指濫殺的酷吏。《漢書·嚴延年傳》謂嚴為河南太守，酷刑濫殺，每「冬月傳屬縣囚，會論府上，流血數裡，河南號曰屠伯。」伯，長也。
- (61) 法場：刑場。
- (62) 湯鑊：湯鍋，古代烹囚的刑具。
- (63) 「金光」二句：意謂賄賂公行，致使官府昏暗不明，公理不彰。金光，喻金錢的魔力。閻摩殿，閻王殿。陰霾，昏暗的濁霧。
- (64) 「銅臭」二句：意同上句。謂收買官府，遂使陰間世界，暗無天日。銅臭，《釋常談·銅臭》：「將錢買官，謂之銅臭。」枉死城，指地獄。
- (65) 「餘腥」二句：謂小額金錢可以役使鬼吏；而巨額金錢則可買通神靈。餘腥，錢的餘臭。大力，指巨額金錢的威力。《太平廣記》卷二四三引《幽閒鼓吹》，謂唐張延曾欲平冤獄，「召獄吏嚴誡之，且曰：『此獄已久，旬日須了。』明旦視亭，案上有一小帖子曰：『錢三萬貫，乞不問此獄。』公大怒，更促之。明日，複見一帖子來曰：『錢五萬貫。』公益怒，令兩日須畢。明日，案上複見帖子曰：『錢十萬貫。』公遂止不問。弟子承間偵之。公曰：『錢至十萬貫，通神矣，無不可回之事。吾恐禍及，不得不受也。』」
- (66) 籍：沒收。
- (67) 東嶽：泰山。迷信傳說，東嶽泰山之神總管天地人間的生死禍福，並施行賞罰。
- (68) 紀：古代以十二年為一紀。
- (69) 微：衰微，敗落。
- (70) 淨土：佛教認為西天佛土清淨自然，是「極樂世界」，因稱為「淨土」。

《聊齋誌異·司文郎》

平陽(1)王平子，赴試北闈(2)，賃居報國寺(3)。寺中有餘杭(4)生先在，王以比屋居(5)，投刺(6)焉。生不之答(7)。朝夕遇之，多無狀。王怒其狂悖(8)，交往遂絕。一日，有少年游寺中，白服裙帽，望之愧然(9)。近與接談，言語諧妙(10)，心愛敬之。展問邦族，雲：「登州(11)宋姓。」因命蒼頭設座，相對嚙談(12)。餘杭生適過，共起遜坐(13)。生居然上座，更不搗搨(14)。卒然(15)問宋：「爾亦入闈者耶？」答曰：「非也。驚駘(16)之才，無志騰驤(17)久矣。」又問：「何省？」宋告之。生曰：「竟不進取，足知高明。山左、右(18)並無一字通者。」宋曰：「北人固少通者，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；南人固多通者，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(19)。」言已，鼓掌，王和(20)之，因而哄堂。生慚忿，軒眉攘腕(21)而大言曰：「敢當前命題，一校(22)文藝乎？」宋他顧而哂曰：「有何不敢！」便趨寓所，出經(23)授王。王隨手一翻，指曰：「闕黨童子將命(24)。」生起，求筆札。宋曳之曰：「口占可也。我破(25)已成：『於賓客往來之地，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。』」王捧腹大笑。生怒曰：「全不能文，徒事嫚罵，何以爲人！」王力爲排難(26)，請另命佳題。又翻曰：「殷有三仁焉(27)。」宋立應曰：「三子者不同道(28)，其趨一也(29)。夫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。何必同？」生遂不作，起曰：「其爲人也小有才。」遂去。

王以此益重宋。邀入寓室，款言移晷(30)，盡出所作質(31)宋。宋流覽絕疾，逾刻(32)已盡百首，曰：「君亦沉深於此道者？然命筆時，無求必得之念，而尚有冀倖得之心，即此已落下乘(33)。」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。王大悅，師事之。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(34)。宋啖而甘之，曰：「生平未解此味，煩異日更(35)一作也。」從此相得甚歡。宋三五日輒一至，王必爲之設水角焉。餘杭生時一遇之，雖不甚傾談，而傲睨之氣頓減。一

日，以窗藝(36)示宋。宋見諸友圈贊(37)已濃，目一過，推置案頭，不作一語。生疑其未閱，複請之。答已覽竟。生又疑其不解。宋曰：「有何難解？但不佳耳！」生曰：「一覽丹黃(38)，何知不佳？」宋便誦其文，如夙讀者，且誦且訾(39)。生踟躕(40)汗流，不言而去。移時，宋去。生入，堅請王作(41)。王拒之。生強搜得，見文多圈點，笑曰：「此大似水角子！」王故樸訥，覘然而已。次日，宋至，王具以告。宋怒曰：「我謂『南人不復反矣(42)』，僇楚(43)何敢乃爾！必當有以報之！」王力陳輕薄之戒以勸之，宋深感佩。

既而場後，以文示宋，宋頗相許(44)。偶與涉歷殿閣，見一瞽僧坐廊下，設藥賣醫。宋訝曰：「此奇人也！最能知文，不可不一請教。」因命歸寓取文。遇餘杭生，遂與俱來。王呼師而參之。僧疑其問醫者，便詰症候(45)。王具白請教之意。僧笑曰：「是誰多口？無目何以論文？」王請以耳代目。僧曰：「三作兩千餘言，誰耐久聽！不如焚之，我視以鼻可也。」王從之。每焚一作，僧嗅而頷之曰：「君初法(46)大家，雖未逼真，亦近似矣。我適受之以脾。」問：「可中否？」曰：「亦中得。」餘杭生未深信，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。僧再嗅曰：「妙哉！此文我心受之矣，非歸、胡(47)何解辦此！」生大駭，始焚已作。僧曰：「適領一藝，未窺全豹(48)，何忽另易一人來也？」生托言：「朋友之作，止此一首。此乃小生作也。」僧嗅其餘灰，咳逆數聲，曰：「勿再投矣！格格(49)而不能下，強受之以膈(50)。再焚，則作惡矣。」生慚而退。數日榜放，生竟領薦(51)，王下第(52)。生與王走告僧。僧歎曰：「僕雖盲於目，而不盲於鼻，簾中人(53)並鼻盲矣。」俄餘杭生至，意氣發舒，曰：「盲和尚，汝亦啖人水角耶？今竟何如？」僧曰：「我所論者文耳，不謀(54)與君論命。君試尋諸試官之文，各取一首焚之，我便知孰爲爾師。」生與王並搜之，止得八九人。生曰：「如有

舛錯，以何爲罰？」僧憤曰：「剗我盲瞳去！」生焚之，每一首，都言非是。至第六篇，忽向壁大嘔，下氣如雷。眾皆粲然。僧拭目向生曰：「此真汝師也！初不知而驟嗅之，刺於鼻，棘於腹，膀胱所不能容，直自下部出矣！」生大怒，去，曰：「明日自見，勿悔，勿悔！」越二三日，竟不至。視之，已移去矣。乃知即某門生也。

宋慰王曰：「凡吾輩讀書人，不當尤人（55），但當克己（56）。不尤人則德益弘（57），能克己則學益進。當前踬落（58），固是數之不偶（59）。平心而論，文亦未便登峰，其由此砥礪，天下自有不盲之人。」王肅然起敬。又聞次年再行鄉試，遂不歸，止而受教。宋曰：「都中新桂米珠（60），勿憂資斧。舍後有窖鏹（61），可以發用。」即示之處。王謝曰：「昔竇、范貧而能廉（62），今某幸能自給，敢自汙乎！」王一日醉眠，僕及庖人竊發之。王忽覺，聞舍後有聲。竊出，則金堆地上。情見事露，並相懾伏。方呵責間，見有金爵，類多鏤款（63），審視，皆大父（64）字諱。蓋王祖曾爲南部郎（65），入都寓此，暴病而卒，金其所遺也。王乃喜，秤得金八百餘兩。明日告宋，且示之爵，欲與瓜分，固辭乃已。以百金往贈瞽僧，僧已去。積數月，敦習（66）益苦。及試，宋曰：「此戰不捷，始真是命矣！」

俄以犯規被黜。王尚無言，宋大哭，不能止。王反慰解之。宋曰：「僕爲造物所忌，困頓至於終身，今又累及良友。其命也夫！其命也夫！」王曰：「萬事固有數在。如先生乃無志進取，非命也。」宋試淚曰：「久欲有言，恐相驚怪。某非生人，乃飄泊之遊魂也。少負才名，不得志於場屋。佯狂（67）至都，冀得知我者，傳諸著作。甲申之年（68），竟罹於難，歲歲飄蓬（69）。幸相知愛，故極力爲『他山』之攻（70），生平未酬之願，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。今文字之厄若此，誰複能漠然（71）哉！」王亦感泣，問：「何淹滯？」曰：「去年上帝有命，委宣聖（72）及閻羅王核查劫鬼

（73），上者備諸曹任用，餘者即俾轉輪（74）。賤名已錄，所未投到者，欲一見飛黃（75）之快耳。今請別矣！」王問：「所考何職？」曠曰：「梓潼府（76）中缺一司文郎，暫令聾僮（77）署篆，文運所以顛倒。萬一倖得此秩，當使聖教昌明。」明日，忻忻而至，曰：「願遂矣！宣聖命作『性道論』（78），視之色喜，謂可司文。閻羅稽簿（79），欲以『口孽』（80）見棄。宣聖爭之，乃得就。某伏謝已，又（81）呼近案下，囑云：『今以憐才，拔充清要。宜洗心供職，勿蹈前愆。』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。君必修行未至，但積善勿懈可耳。」王曰：「果爾，餘杭其德行何在？」曰：「不知。要冥司賞罰，皆無少爽。即前日瞽僧，亦一鬼也，是前朝名家。以生前拋棄字紙過多，罰作瞽。彼自欲醫人疾苦，以贖前愆，故托遊塵肆耳。」王命置酒。宋曰：「無須。終歲之擾，盡此一刻，再爲我設水角足矣。」王悲愴不食，坐令自啖。頃刻，已過三盛（82），捧腹曰：「此餐可飽三日，吾以志君德耳。向所食，都在舍後，已成菌矣。藏作藥餌，可益兒慧。」王問後會，曰：「既有官責，當引嫌也。」又問：「梓潼祠中，一相酹祝，可能達否？」曰：「此都無益。九天甚遠，但潔身力行，自有地司牒報，則某必與知之。」言已，作別而沒。

王視舍後，果生紫菌（83），采而藏之。旁有新土墳起，則水角宛然在焉。王歸，彌自刻厲（84）。一夜，夢宋輿蓋而至，曰：「君向以小忿，誤殺一婢，削去祿籍。今篤行已摺除矣（85）。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。」是年，捷於鄉。明年，春闈又捷。遂不復仕。生二子，其一絕鈍，啖以菌，遂大慧。後以故詣金陵，遇餘杭生於旅次，極道契闊（86），深自降抑（87），然鬢毛斑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餘杭生公然自詡，意其爲文，未必盡無可觀。而驕詐之意態顏色，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。天人之厭棄已久，故鬼神皆玩弄之。脫能增修厥德，則簾內之『刺鼻棘心』者（88），遇之正易，何所遭之僅也。」

◆字詞注釋：

- (1) 平陽：明代府名，治所在今山西省臨汾市。
- (2) 北闈，在北京順天府舉行的鄉試稱「北闈」。
- (3) 報國寺：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三謂報國寺在北京廣寧門外。
- (4) 餘杭：縣名，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北部。
- (5) 比屋居：鄰屋而居。比，並列。
- (6) 投刺：投遞名帖，指前去拜訪。
- (7) 生不之答：徐杭生沒有回訪他。
- (8) 狂悖：狂妄傲慢。
- (9) 傀然：高大的樣子。
- (10) 諧妙：詼諧而精妙。
- (11) 登州：明代府名，治所在今山東省蓬萊縣。
- (12) 噱談：談笑。噱，大笑。
- (13) 遜坐：讓坐。
- (14) 撝挹：謙遜。也作「偽抑」。
- (15) 卒然：突然；冒失而無禮貌的樣子。
- (16) 駑駘：駑和駘都是劣馬，比喻才能平庸。
- (17) 騰驤：馬昂首奔騰，喻奮力上進。驤，馬首昂舉。
- (18) 山左、右：指山東省和山西省。山左，山東省在太行山的左邊，故稱山左，這是針對宋生而言。山右，山西省在太行山之右，故稱山右：這是針對王平子而言。無一字通者：沒有通曉文墨的人。
- (19) 足下：舊時同輩間相稱的敬詞。
- (20) 和：附和。
- (21) 軒眉攘腕，颺眉捋袖，形容忿怒。軒，高颺。攘腕，捋袖伸腕。攘，捋。
- (22) 校：通「較」。文藝：詣八股文。八股丈亦稱「時文」、「制藝」。
- (23) 經：指四書、五經等儒家經書。
- (24) 闕黨童子將命：這是摘自《論語·憲問》的一句話，用作比試的題目。全文是：「闕黨童子將命。或問之曰，『益者與，』子曰：『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』」闕黨，即闕裏，孔子居處。將命，奉命奔走。孔子說這個童子不是求上進而是一個想走捷徑的人，宋生借題發揮，以之奚落餘杭生。
- (25) 破：破題。八股文開頭用兩句說破題目要義，稱「破題」。「於賓客往來之地，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」二句即是破題，既解釋「闕黨童子將命」的題義，同時也語義雙關地嘲罵了餘杭生。
- (26) 排難：調解糾紛。
- (27) 殷有三仁焉：這是摘自《論語·微子》的一句諾、全文是「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『殷有三仁焉。』」意思是說殷紂王昏亂殘暴，微子、箕子、比干是三位仁人。
- (28) 不同道：謂微子、箕子、比干這三個人對待紂王暴政的表現不同。
- (29) 其趨一也：其目的是一致的。
- (30) 款言，親切談心。移晷：日影移動，指時間很長。晷，日影。
- (31) 質：質疑問難；請教的意思。
- (32) 刻：指較短的時間。古代用漏壺計時，一晝夜共一百刻。
- (33) 下乘：下等、下品。
- (34) 水角：水餃。
- (35) 更；再。
- (36) 窗藝：平時習作的時藝。
- (37) 圈贊：古時閱讀文章，遇有佳句，往往在旁邊加圈，表示稱讚。
- (38) 一覽丹黃：僅僅看一下圈讚。丹黃，舊時批校書籍，用朱筆書寫，遇誤字用雌黃塗抹，因以「丹黃」代稱對文章的評點。
- (39) 訾：詆毀，批評。
- (40) 踟躕：局促不安。
- (41) 堅請王作：一定要拜讀王生所作的文章。
- (42) 南人不復反矣：三國時，蜀相諸葛亮南征孟獲，七擒七縱，最後孟獲心悅誠服，向諸葛亮表示，「公天威也，南人不復反矣！」見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裴松之注引《漢晉春秋》。宋生風趣地引用此活，比喻原以爲「南人」餘杭生已經降服。
- (43) 儻楚：鄙陋的家夥。魏晉南北朝時，吳人鄙視楚人荒陋，故稱楚地人爲儻楚，後遂以「儻楚」作爲譏諷粗鄙的一般用語。
- (44) 許：讚許，稱讚。
- (45) 症候：病狀。
- (46) 法：師法，仿效。大家，名家之最者。
- (47) 歸、胡：指明代歸有光和胡友信。歸、胡爲明嘉靖、隆慶間精於八股文之「大家」，見《明史·文苑傳》。
- (48) 未窺全豹：未看見全部。《晉書·王獻之傳》：「管中窺豹，時見一斑。」一斑，指豹身上的斑紋，而不是豹的整體。後因以全豹喻全部或整體。
- (49) 格格：格格不入。格，阻遏。
- (50) 膈：胸腔和腹腔間的隔膜。
- (51) 領薦：領鄉薦，指中舉。
- (52) 下第：落榜。
- (53) 簾中人：清代舉行鄉試時，貢院辦公分內簾外簾，外

簾管事務，內簾管閱卷。簾中人指閱卷官員。

- (54) 不謀：沒有打算。
- (55) 尤人，怨恨別人。尤，怨恨。
- (56) 克己：嚴格要求自己。
- (57) 弘，光大。
- (58) 落：失意。
- (59) 數之不偶：命運不佳。不偶，遭遇不順利，沒有成就。
- (60) 薪桂米珠：柴價貴如桂，米價貴如珠，比喻生活費用昂貴。
- (61) 窖鏹：窖埋在地下錢財。鏹，錢貫，引申為成串的钱，後多指白銀。
- (62) 竇、范貧而能廉：竇，竇儀，漁陽人。宋初為工部尚書，為官清介重厚。貧困時，有金精戲弄他，但他不為所動，見《小說雜記》。范，范仲淹，宋朝吳縣人。少孤，從母適長山（今山東章丘）朱氏，讀書長白化醋泉寺，貧而食粥，「見窖金」不發。及為西帥，乃與槽出金鑿寺。見乾隆《章丘縣志》卷九。廉，廉潔自守。
- (63) 鐫款；鑿刻的文字。鐫，鑿。款，款識，古代金屬器皿上鑄刻的題款。
- (64) 大父：祖父。字諱：名字。舊時對尊長不直稱其名，謂之避諱，因也以「諱」指所避諱的名字。
- (65) 南部郎：明初建都南京，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，而在南京仍保留六部官制，南部郎，南京的部郎，指郎中、員外郎一類的部屬官員。
- (66) 敦習：勤勉學習。
- (67) 佯狂：詐為病狂。狂，縱情任性。
- (68) 甲申之年：指崇禎十七年。這一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。
- (69) 飄蓬：隨風飄盪的蓬草，喻遊盪無定所。
- (70) 極力為「他山」之攻：意謂盡力勉勵朋友上進。他山，也作「它山」。《詩·小雅·鶴鳴》：「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」意思是說它山的石頭可以用作琢磨玉器的面石。後來以之比喻在學習上互相砥礪，互相研討。攻，磨治。
- (71) 漠然：無動於衷。
- (72) 宣聖：指孔子，封建時代曾給孔子「至聖文宣王」之類的封號。所以稱之為「宣聖」。
- (73) 劫鬼：遭遇劫難而死的鬼魂。
- (74) 轉輪：佛教用語，即所謂「輪回轉生」，謂眾生在生死世界輪回循環。這裏指投胎轉世。轉，據二十四卷抄本補，原闕。
- (75) 飛黃：傳說中的神馬，見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。此謂飛黃騰達。以神馬飛馳，喻科舉得志。
- (76) 梓潼府：梓潼帝君之府。梓潼帝君為道教所奉的主宰功名祿位之神。傳說姓張，名亞子或惡子，晉人。宋、元道士稱玉皇大帝命他掌文昌府和人間祿籍，是主宰天下文教之神。司文郎：官名，唐置，司文局之佐郎。此指主管文運之神。
- (77) 聾僮：《蠹海錄》謂梓潼文昌帝君有二從者，一名天聾，一名地啞。這裏的「聾僮」，兼有昏噴不明的寓意。署篆，代掌官印。
- (78) 性道論：這是虛擬的題目。性道，指儒家講的人性與天道。
- (79) 稽簿：稽查簿籍。簿，指記錄功過的冊子。道教曾制定「功格」和「過律」，據以記錄人們日常行為的善惡，作為權衡降與禍福的標準。
- (80) 口孽：佛教用語，也稱「口業」。此指言語的惡業，即言論過失。
- (81) 又：據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「及」。
- (82) 三盛：猶言三碗或三盤。盛，杯盤之類的盛器。
- (83) 紫菌：即紫芝，菌類植物。古人以「芝」為瑞草，服食可益壽卻病。
- (84) 彌自刻厲：更加刻苦自勵。彌，更，甚。
- (85) 今篤行已摺除矣：意謂如今你誠篤修行已經抵消先前的罪過。
- (86) 道契闊：久別重逢，互訴離情。契闊，久別的情懷。
- (87) 降抑：卑恭；謙虛。
- (88) 簾內之「刺鼻棘心」者：指隻會作臭文章的考官。刺鼻棘心，這裏是借瞽僧之言，諷刺考官之文，臭不可聞。言外之意，隻有不通的考官才能錄取不通的考生。

《聊齋誌異·賈奉雉》

賈奉雉，平涼人（1）。才名冠一時，而試輒不售。一日，途中遇一秀才，自言郎姓，風格灑然，談言微中（2）。

因邀俱歸，出課藝就正（3）。郎讀罷，不甚稱許，曰：「足下（4）文，小試取第一則有餘（5），闈場取榜尾則不足（6）。」賈曰：「奈何？」郎曰：「天下事，仰而跂之則難（7），俯而就之甚易（8），此何須鄙人言哉！」遂指一二人、一二篇以為標準，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。聞之笑曰：「學者立言，貴乎不朽，即味列八珍，當使天下不以為泰耳（9）。如此獵取功名，雖登臺閣，猶為賤也（10）。」郎曰：「不然。文章雖美，賤則弗傳（11）。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；不然，簾內諸官，皆以此等物事進身（12），恐不能因閱君文，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。」賈終默然。郎起笑曰：「少年盛氣哉！」遂別去。是秋入闈復落，邑邑不得志（13），頗思郎言，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。未至終篇，昏昏欲睡，心惶惑無以自主。又三年，闈場將近，郎忽至，相見甚歡。出所擬七題，使賈作之。越日，索文而閱，不以為可，又令復作；作已，又訾之。賈戲於落卷中（14），集其闈草汨濫、不可告人之句（15），連綴成文，俟其來而示之。郎喜曰：「得之矣！」因使熟記，堅囑勿忘。賈笑曰：「實相告：此言不由中，轉瞬即去，便受榎楚（16），不能復憶之也。」郎坐案頭，強令自誦一過；因使袒背，以筆寫符而去，曰：「只此已足，可以束閣群書矣（17）。」驗其符，濯之不下，深入肌理。至場中，七題無一遺者（18）。回思諸作，茫不記憶，惟戲綴之文，歷歷在心。然把筆終以為羞；欲少竄易（19），而顛倒苦思，竟不能復更一字。日已西墜，直錄而出。郎候之已久，問：「何暮也？」賈以實告，即求拭符；視之，已漫滅矣。回憶場中文，遂如隔世（20）。大奇之，因問：「何不自謀？」笑曰：「某惟不作此等想，故能不讀此等文也。」遂約明日過諸其寓。賈諾之。郎既去，賈取文稿自閱之，大非

本懷，怏怏不自得，不復訪郎，嗒喪而歸。未幾，榜發，竟中經魁（21）。又閱舊稿，一讀一汗，讀竟，重衣盡濕，自言曰：「此文一出，何以見天下士矣！」方慚忤間，郎忽至，曰：「求中既中矣，何其悶也？」曰：「僕適自念，以金盆玉碗貯狗矢（22），真無顏出見同人。行將遁跡山丘，與世長絕矣。」郎曰：「此亦大高，但恐不能耳。果能之，僕引見一人，長生可得，並千載之名，亦不足戀，況儻來之富貴乎（23）！」賈悅，留與共宿，曰：「容某思之。」天明，謂郎曰：「吾志決矣！」不告妻子，飄然遂去。

漸入深山，至一洞府。其中別有天地。叟坐堂上，郎使參之，呼以師。叟曰：「來何早也？」郎曰：「此人道念已堅，望加收齒。」叟曰：「汝既來，須將此身並置度外（24），始得。」賈唯唯聽命。郎送至一院，安其寢處，又投以餌（25），始去，房亦精潔；但戶無扉，窗無櫺，內惟一幾一榻。賈解履登榻（26），月明穿射矣（27）；覺微飢，取餌啖之，甘而易飽。竊意郎當復來。坐久寂然，杳無聲響，但覺清香滿室，臟腑空明，脈絡皆可指數（28）。忽聞有聲甚厲，似貓抓癢，自牖睨之，則虎蹲檐下。乍見，甚驚；因憶師言，即復收神凝坐（29）。虎似知其有人，尋入近榻，氣咻咻，遍嗅足股。少頃，聞庭中噪動，如雞受縛，虎即趨出。又坐少時，一美人入，蘭麝撲人（30），悄然登榻，附耳小言曰：「我來矣。」一言之間，口脂散馥。賈瞑然不少動。又低聲曰：「睡乎？」聲音頗類其妻，心微動。又念曰：「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。」瞑如故。美人笑曰：「鼠子動矣！」初，夫妻與婢同室，狎褻惟恐婢聞，私約一謎曰：「鼠子動，則相歡好。」忽聞是語，不覺大動，開目凝視，真其妻也。問：「何能來？」答雲：「郎生恐君岑寂思歸，遣一嫗導我來。」言次，因賈出門不相告語，俛傍之際，頗有怨懟。賈慰藉良久，始得嬉笑為歡。既畢，夜已向晨（31），聞叟譙呵聲（32），漸近庭

戶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猶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媼嗔目曰：「有客在，咤咤叱叱，是何景象？」女忍笑而立，生揖之。媼曰：「此王郎，汝姨子。一家尚不相識，可笑人也。」生問：「妹子年幾何矣？」媼未能解；生又言之。女復笑，不可仰視。媼謂生曰：「我言少教誨，此可見矣。年已十六，呆癡如嬰兒。」生曰：「小於甥一歲。」曰：「阿甥已十七矣，得非庚午屬馬者耶？」生首應之。又問：「甥婦阿誰？」答曰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如甥才貌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？嬰寧亦無姑家，極相匹敵。惜有內親之嫌。」生無語，目注嬰寧，不遑他瞬(27)。婢向女小語雲：「目灼灼，賊腔未改！」女又大笑，顧婢曰：「視碧桃開未？」遽起，以袖掩口，細碎連步而出。至門外，笑聲始縱。媼亦起，喚婢袱被，為生安置。曰：「阿甥來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遲遲送汝歸。如嫌幽悶，舍後有小園，可供消遣，有書可讀。」

次日，至舍後，果有園半畝，細草鋪氈，楊花糝徑，有草舍三楹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聞樹頭蘇蘇有聲，仰視，則嬰寧在上。見生，狂笑欲墮。生曰：「勿爾，墮矣。」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將及地，失手而墮，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陰按其腕(28)。女笑又作，倚樹不能行，良久乃罷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，曰：「枯矣。何留之？」曰：「此上元妹子所遺，故存之。」問：「存之何意？」曰：「以示相愛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病，自分化為異物(29)，不圖得見顏色，幸垂憐憫。」女曰：「此大細事(30)，至戚何所靳惜？待兄行時，園中花，當喚老奴來，折一巨捆負送之。」生曰：「妹子癡耶？」女曰：「何便是癡？」生曰：「我非愛花，愛拈花之人耳。」女曰：「葭莩之情(31)，愛何待言。」生曰：「我所謂愛，非瓜葛之愛，乃夫妻之愛。」女曰：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夜共枕席耳。」女俯首思良久，曰：「我不慣與生人睡。」語未已，婢潛至，生惶恐遁去。

少時，會母所。母問：「何往？」女答以園中

共話。媼曰：「飯熟已久，有何長言，周遮乃爾(32)。」女曰：「大哥欲我共寢。」言未已，生大窘，急目瞪之，女微笑而止。幸媼不聞，猶絮絮究詰。生急以他詞掩之，因小語責女。女曰：「適此語不應說耶？」生曰：「此背人語。」女曰：「背他人，豈得背老母。且寢處亦常事，何諱之？」生恨其癡，無術可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人捉雙衛來尋生(33)。

先是，母待生久不歸，始疑。村中搜覓已遍，竟無蹤兆。因往詢吳。吳憶曩言，因教於西南山村行覓。凡歷數村，始至於此。生出門，適相值，便入告媼，且請偕女同歸。媼喜曰：「我有志，匪伊朝夕(34)。但殘軀不能遠涉，得甥攜妹子去，識認阿姨，大好。」呼嬰寧。寧笑至。媼曰：「有何喜，笑輒不輟？若不笑，當為全人。」因怒之以目。乃曰(35)：「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裝束。」又餉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，曰：「姨家田產充裕，能養冗人。到彼且勿歸，小學詩禮，亦好事翁姑。即煩阿姨，為汝擇一良匹。」二人遂發。至山坳，回顧，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。

抵家，母睹姝麗，驚問為誰。生以姨女對。母曰：「前吳郎與兒言者，詐也。我未有姊，何以得甥？」問女，女曰：「我非母出。父為秦氏，歿時，兒在襁中，不能記憶。」母曰：「我一姊適秦氏，良確，然殂謝已久，那得復存？」因審詰面龐、志贅(36)，一一符合。又疑曰：「是矣。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復存？」疑慮間，吳生至，女避入室。吳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「此女名嬰寧耶？」生然之。吳極稱怪事。問所自知，吳曰：「秦家姑去世後，姑丈鰥居，崇於狐，病瘠死。狐生女名嬰寧，繃臥床上，家人皆見之。姑丈沒，狐猶時來。後求天師符粘壁上，狐遂攜女去。將勿此耶？」彼此疑參，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笑聲。母曰：「此女亦太憨生。」吳生請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猶濃笑不顧。母促令出，始極力忍笑，又面壁，移時，方出。才一展拜，翻然遽入，放聲大笑。滿室婦女，為之粲然。吳請往覘其異(37)，就便執柯(38)。尋至村所，

廬舍全無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吳憶姑葬處仿佛不遠，然墳壟湮沒，莫可辨識，詫歎而返。母疑其為鬼。入告吳言，女略無駭意。又吊其無家，亦殊無悲意，孜孜憨笑而已。眾莫之測，母令與少女同寢止，昧爽即來省問(39)，操女紅，精巧絕倫。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，然笑處嫣然，狂而不損其媚，人皆樂之。鄰女少婦，爭承迎之。母擇吉為合卺(40)，而終恐為鬼物，竊于日中窺之，形影殊無少異(41)。至日，使華裝行新婦禮，女笑極不能俯仰(42)，遂罷。生以其憨癡，恐洩漏房中隱事，而女殊秘密，不肯道一語。每值母憂怒，女至一笑即解。奴婢小過，恐遭鞭楚，輒求詣母共話，罪婢投見，恆得免。而愛花成癖，物色遍戚黨，竊典金釵，購佳種，數月，階砌藩溷(43)，無非花者。庭後有木香一架，故鄰西家，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。母時遇見，輒訶之。女卒不改。一日，西人子見之，凝注傾倒。女不避而笑。西鄰子謂女意已屬，心益蕩。女指牆底笑而下，西人子謂示約處，大悅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則陰如錐刺，痛徹於心，大號而踣。細視非女，則一枯木臥牆邊，所接乃水淋竅也。鄰父聞聲，急奔研問，呻而不言；妻來，始以實告。爇火燭竅(44)，見中有巨蠹，如小蟹然。翁碎木捉殺之。負子至家，半夜尋卒。鄰人訟生，訐發嬰寧妖異。邑宰素仰生才，稔知其篤行士，謂鄰翁訟誣，將杖責之，生為乞免，遂釋而出。母謂女曰：「憨狂爾爾，早知過喜而伏憂也。邑令神明，幸不牽累。設鵲突官宰(45)，

必逮婦女質公堂，我兒何顏見戚裡？」女正色，矢不復笑(46)。母曰：「人罔不笑，但須有時。」而女由是竟不復笑，雖故逗之，亦終不笑，然竟日未嘗有戚容(47)。

一夕，對生零涕。異之。女哽咽曰：「曩以相從日淺，言之恐致駭怪。今日察姑及郎，皆過愛無有異心，直告或無妨乎？妾本狐產。母臨去，以妾託鬼母，相依十餘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無兄弟，所恃者惟君。老母岑寂山阿，無人憐而合厝之(48)，九泉輒為悼恨。君尚不惜煩費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養女者不忍溺棄(49)。」生諾之，然慮墳塚迷於荒草，女言無慮。刻日夫婦輿櫬而往(50)。女於荒煙錯楚中，指示墓處，果得媪屍，膚革猶存。女撫哭哀痛。舁歸，尋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生夢媪來稱謝，寤而述之。女曰：「妾夜見之，囑勿驚郎君耳。」生恨不邀留。女曰：「彼鬼也。生人多，陽氣勝，何能久居？」生問小榮，曰：「是亦狐，最黠。狐母留以視妾，每攝餌相哺，故德之常不去心(51)；昨問母，云已嫁之。」由是歲值寒食(52)，夫婦登秦墓，拜掃無缺。女逾年，生一子，在懷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見人輒笑，亦大有母風云。

異史氏曰(53)：「觀其孜孜憨笑，似全無心肝者。而牆下惡作劇，其黠孰甚焉！至淒戀鬼母，反笑為哭，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。竊聞山中有草，名『笑矣乎』，嗅之則笑不可止。房中植此一種，則合歡、忘憂(54)，並無顏色矣。若解語花，正嫌其作態耳(55)！」

◆字詞注釋：

- (1) 「嬰寧」似出於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，其中有所謂「撻寧」，指「撻而後寧」，即經困擾而後達成合乎天道、保持自然本色的人生。此處只是人名，形容父母希望嬰孩平安寧靜的度過一生。
- (2) 莒：莒縣，今屬山東。
- (3) 入泮：古代學宮有泮池，成績優異者才可進學宮學習，故稱學童入學宮為入泮。
- (4) 求凰：猶言求妻。相傳司馬相如以「鳳求凰」琴曲向卓文君求婚。
- (5) 上元：也稱元宵節。

- (6) 數武：泛指幾步。武：半步。
- (7) 醮禳：請僧道祈禱做法事，常特指道士。
- (8) 發表：中醫的一種治療方法，即通過讓患者出汗使其體內邪毒發散出來。
- (9) 未字：還沒有訂婚。古代女子訂婚稱「字」。
- (10) 解頤：舒展容顏，開懷歡笑。
- (11) 居里：居住的地方。
- (12) 給：哄騙。
- (13) 銳身自任：挺身擔起責任。銳身，挺身。
- (14) 折柬：裁紙寫信。柬，原指竹簡，代指書信。

- (15) 修雅：整齊雅致。
- (16) 格磔：形容鳥鳴聲。
- (17) 無以階進：找不到進去的理由。階：臺階，這裡喻指藉口、理由。
- (18) 日昃：午後。昃，日頭偏斜。
- (19) 啟一關：開了一道門。關，古代指門。
- (20) 肅客：尊敬的迎客。肅，引導、迎接。
- (21) 裊籍：坐墊，坐褥。
- (22) 具展宗閥：王子服詳細敘述家世。宗閥，家世。閥：本指官宦人家門前記錄功業的柱子，後泛指功業或家世。
- (23) 尊堂：對別人母親的敬稱，也就是你母親的意思。
- (24) 弱息：幼弱的子女，特指女兒。庶產：不是正妻所生。
- (25) 渠：他的意思。
- (26) 芻尾盈握：(擺上桌來的)雞才剛剛長好。也就是較小的雞的尾巴剛能抓滿一把。
- (27) 不遑他瞬：顧不上看別處。遑：閒暇。不遑：沒有空閒。
- (28) 陰揆：暗地裡捏弄。
- (29) 自分化為異物：自以為要死了。異物，死亡的代稱。《莊子》稱人死亡後「或化為鼠肝，或化為蟲臂」。
- (30) 細事：很小的事情。
- (31) 葭葦：蘆葦內壁裡的一層薄膜。代指疏遠的親戚，也泛指一般的親戚。
- (32) 周遮：形容話很多的樣子。
- (33) 捉雙衛：牽著兩頭驢子。衛，驢的別名。
- (34) 匪伊朝夕：也不止一天了，匪，通假字，通非。
- (35) 有何喜，笑輒不輟？若不笑，當為全人。因怒之以目，乃曰：抄本原沒有這句，但後來根據考證，這句話是存在的，故加上去了。
- (36) 志贅：就是痣、贅疣及胎記等，代指人身上的特徵。志，同痣。贅，贅疣。
- (37) 覘其異：在嬰寧不注意的時候察看她的異常。覘，觀察，窺探。
- (38) 執柯：做媒的意思。
- (39) 昧爽：天剛剛亮。省問，看望問候，請安。
- (40) 合巹：完婚，圓房。
- (41) 竊于日中窺之，形影殊無少異：舊時迷信說鬼在陽光下是沒有影子的。
- (42) 不能俯仰：就是說笑得直不起腰來，形容笑得很厲害。
- (43) 階砌藩溷：臺階、廁所等。這裡形容多、無所不在。
- (44) 爇：燃燒，點燃。
- (45) 設：假如。
- (46) 矢：立誓。
- (47) 戚容：悲傷的面容。
- (48) 合厝：合葬。厝，埋葬。
- (49) 庶養女者不忍溺棄：古代的一種落後習俗，認為女兒不能延續香火，父母死後不能辦理後事，所以常把女嬰放進水裡淹死。
- (50) 輿輓：用車子運載棺材。輿，車子，指用車子運載。輓，棺材。
- (51) 德之常不去心：感激她，常常心中惦念。德，名詞動化。不去心，心中惦念。
- (52) 寒食：清明節的前兩天為寒食節，舊俗這天不燒火吃熟食。
- (53) 異史氏：作者蒲松齡的自稱。
- (54) 54、合歡、忘憂：合歡花、忘憂草。因為這兩種花草的名字帶有開懷之意，它們的香氣也有這樣的作用，所以拿來和文中的「笑矣乎」來相比較。
- (55) 55、若解語花，正嫌其作態耳：解語花：意像花一樣美麗而又善解人意。典出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》：…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…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：「爭如我解語花？」作態，做作，彆扭不自然的意思。

《聊齋誌異·香玉》

勞山下清宮(1)，耐冬高二丈(2)，大數十圍(3)，牡丹高丈餘，花時璀璨似錦(4)。膠州黃生(5)，舍讀其中。一日，自窗中見女郎，素衣掩映花間(6)。心疑觀中焉得此。趨出，已遁去。自此屢見之。遂隱身叢樹中，以伺其至。未幾，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，遙望之，豔麗雙絕。行漸近，紅裳者卻退，曰：「此處有生人！」生暴起。二女驚奔，袖裙飄拂，香風流溢，追過短牆，寂然已杳。愛慕彌切，因題句樹下雲：「無限相思苦，含情對短缸(7)。恐歸沙吒利，何處覓無雙(8)？」歸齋冥思。女郎忽入，驚喜承迎。女笑曰：「君洵洵似強寇，令人恐怖；不知君乃騷雅士，無妨相見。」生叩生平，曰：「妾小字香玉，隸籍平康巷(9)。被道士閉置山中，實非所願。」生問：「道士何名？當為卿一滌此垢(10)。」女曰：「不必，彼亦未敢相逼。借此與風流士，長作幽會，亦佳。」問：「紅衣者誰？」曰：「此名絳雪，乃妾義姊。」遂相狎寢。及醒，曙色已紅。女急起，曰：「貪歡忘曉矣。」著衣易履，且曰：「妾酬君作(11)，勿笑：『良夜更易盡，朝暾已上窗(12)。願如梁上燕，棲處自成雙。』」生握腕曰：「卿秀外惠中(13)，令人愛而忘死。願一日之去，如千里之別。卿乘間當來，勿待夜也。」女諾之。由此夙夜必偕。每使邀絳雪來，輒不至，生以為恨。女曰：「絳姐性殊落落(14)，不似妾情癡也。當從容勸駕，不必過急。」

一夕，女慘然入，曰：「君隴不能守，尚望蜀耶(15)？今長別矣。」問：「何之？」以袖拭淚，曰：「此有定數，難為君言。昔日佳作(16)，今成讖語矣(17)。「佳人已屬沙吒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」(18)，可為妾詠。」詰之，不言，但有嗚咽。竟夜不眠，早旦而去。生怪之。次日，有即墨藍氏(19)，入宮遊矚，見白牡丹，悅之，掘移徑去。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，悵惋不已。過數日，聞藍氏移花至家，日就萎悴。恨極，作哭花詩五十

首，日日臨穴涕洟(20)。一日，憑弔方返，遙見紅衣人，揮涕穴側。從容近就，女亦不避。生因把袂，相向汎瀾(21)。已而挽請入室，女亦從之。歎曰：「童稚姊妹，一朝斷絕！聞君哀傷，彌增妾慟。淚墮九泉，或當感誠再作(22)；然死者神氣已散，倉卒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。」生曰：「小生薄命，妨害情人，當亦無福可消雙美。曩頻煩香玉，道達微忱，胡再不臨？」女曰：「妾以年少書生，什九薄幸；不知君固至情人也(23)。然妾與君交，以情不以淫。若晝夜狎昵，則妾所不能矣。」言已，告別。生曰：「香玉長離，使人寢食俱廢。賴卿少留，慰此懷思，何決絕如此！」女乃止，過宿而去。數日不復至。冷雨幽窗，苦懷香玉，輾轉床頭，淚凝枕席。攬衣更起，挑燈復踵前韻曰(24)：「山院黃昏雨，垂簾坐小窗。相思人不見，中夜淚雙雙。」詩成自吟。忽窗外有人曰：「作者不可無和(25)。」聽之，絳雪也。啟戶內之。女視詩，即續其後曰：「連袂人何處(26)？孤燈照晚窗。空山人一個，對影自成雙。」生讀之淚下，因怨相見之疏。女曰：「妾不能如香玉之熱，但可少慰君寂寞耳。」生欲與狎。曰：「相見之歡，何必在此。」於是至無聊時，女輒一至。至則宴飲唱酬，有時不寢遂去，生亦聽之。謂曰：「香玉吾愛妻，絳雪吾良友也。」每欲相問：「卿是院中第幾株？乞早見示，僕將抱植家中，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，貽恨百年。」女曰：「故土難移，告君亦無益也。妻尚不能終從，況友乎！」生不聽，捉臂而出，每至牡丹下，輒問：「此是卿否？」女不言，掩口笑之。

旋，生以臘歸過歲。至二月間，忽夢絳雪至，愀然曰：「妾有大難！君急往，尚得相見；遲無及矣。」醒而異之，急命僕馬，星馳至山。則道士將建屋，有一耐冬，礙其營造，工師將縱斤矣(27)。生急止之。入夜，絳雪來謝。生笑曰：「向不實告，宜遭此厄！今已知卿；如卿不至，當以炷艾相灸

(28)。「女曰：「妾固知君如此，曩故不敢相告也。」坐移時，生曰：「今對良友，益思豔妻。久不哭香玉，卿能從我哭乎？」二人乃往，臨穴灑涕。更餘，絳雪收淚勸止。又數夕，生方寂坐，絳雪笑入曰：「報君喜信：花神感君至情，俾香玉復降宮中。」生問：「何時？」答曰：「不知，約不遠耳。」天明下榻。生囑曰：「僕為卿來，勿長使人孤寂。」女笑諾。兩夜不至。生往抱樹，搖動撫摩，頻喚無聲。乃返，對燈團艾，將住灼樹。女遽入，奪艾棄之，曰：「君惡作劇，使人創痍(29)，當與君絕矣！」生笑擁之。坐未定，香玉盈盈而入。生望見，位下流離，急起把握。香玉以一手握絳雪，相對悲哽。及坐，生把之覺虛，如手自握，驚問之。香玉泫然曰(30)：「昔妾，花之神，故凝；今妾，花之鬼，故散也。今雖相聚，勿以為真，但作夢寐觀可耳。」絳雪曰：「妹來大好！我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。」遂去。香玉款笑如前；但俛傍之間，仿佛一身就影。生悒悒不樂。香玉亦俯仰自恨，乃曰：「君以白薺屑(31)，少雜硫黃，日酌妾一杯水，明年此日報君恩。」別去。明日，往觀故處，則牡丹萌生矣。生乃日加培植，又作雕欄以護之。香玉來，感激倍至。生謀移植其家，女不可，曰：「妾弱質，不堪復戕。且物生各有定處，妾來原不擬生君家，違之反促年壽(32)。但相憐愛，合好自有日耳。」生恨絳雪不至。香玉曰：「必欲強之使來，妾能致之。」乃與生挑燈至樹下，取草一莖，布掌作度(33)，以度樹本(34)，自下而上，至四尺六寸，按其處，使生以兩爪齊搔之。俄見絳雪從

背後出，笑罵曰：「婢子來，助桀為虐耶：(35)！」牽挽並入。香玉曰：「姊勿怪！暫煩陪侍郎君，一年後不相擾矣。」從此遂以為常。

生視花芽，日益肥茂，春盡，盈二尺許(36)。歸後，以金遺道士，囑令朝夕培養之。次年四月至宮，則花一朵，含苞未放；方流連間，花搖搖欲折(37)；少時已開，花大如盤，儼然有小美人坐蕊中，裁三四指許；轉瞬飄然已下，則香玉也。笑曰：「妾忍風雨以待君，君來何遲也！」遂入室。絳雪亦至，笑曰：「日日代人作婦，今幸退而為友。」遂相談宴。至中夜，絳雪乃去。二人同寢，款洽一如從前。

後生妻卒，生遂入山不歸。是時，牡丹已大如臂。生每指之曰：「我他日寄魂於此，當生卿之左。」二女笑曰：「君勿忘之。」後十餘年，忽病。其子至，對之而哀。生笑曰：「此我生期，非死期也，何哀為！」謂道士曰：「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(38)，一放五葉者，即我也。」遂不復言。子輿之歸家，即卒。次年，果有肥芽突出，葉如其數。道士以為異，益灌溉之。三年，高數尺，大拱把(39)，但不花。老道士死，其弟子不知愛惜，斫去之。白牡丹亦憔悴死；無何，耐冬亦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情之至者，鬼神可通。花以鬼從(40)，而人以魂寄(41)，非其結於情者深耶？一去而兩殉之(42)，即非堅貞，亦為情死矣。人不能貞，亦其情之不篤耳。仲尼讀《唐棣》而曰『未思』(43)，信矣哉！」

◆字詞注釋：

- (1) 下清宮：山東嶗山上的道觀名。
- (2) 耐冬：《本草·絳石》，謂「絳石」俗名「耐冬」，常綠木本，質堅韌，初夏開花。
- (3) 大數十圍：二十四卷抄本作「大數圍」。圍，計算圓周的量詞。徑尺為「圍」，一說五寸為「圍」。
- (4) 璀璨：玉石的光澤，形容色彩鮮明。
- (5) 膠州：州名，治所在今山東膠縣。
- (6) 掩映：忽隱忽現。
- (7) 短缸，猶言短燈。缸，當作「釭」，燈。燈座短矮者為

短缸。

- (8) 「恐歸沙吒利」二句：意謂唯恐所鍾愛的女子被別人搶去，就無處尋覓了。沙吒利，傳奇故事中的人物。唐人許堯佐《柳氏傳》，謂韓翃和柳氏相戀，安史亂起，柳氏被番將沙吒利劫走，後得虞候許俊相助，與韓複合。無雙，傳奇故事中的人物。唐人薛調《無雙傳》，謂劉無雙和王仙客原有婚約。後因政治上的變亂，無雙被收入宮廷。王仙客求助於俠客古押衙，設計從宮廷中救出劉無雙。
- (9) 平康巷：指妓院。唐代長安丹鳳街有平康坊，也稱平

- 康里，為妓女聚居之地。舊時因以「平康」泛指妓女居地。
- (10) 一滌此垢：洗雪這種恥辱。
- (11) 酬：以詩文應和。
- (12) 朝暾：清晨初升的太陽。
- (13) 秀外惠中：外貌秀美，內心聰明。惠，通「慧」。
- (14) 落落：孤高不凡。
- (15) 「君隴不能守」二句：意謂您連我都保不住了，還想得到絳雪嗎？此二句是「得隴望蜀」的化用。《後漢書·岑彭傳》：「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隴復望蜀。」
- (16) 昔日佳作：指「恐歸沙吒利，何處覓無雙」一詩。
- (17) 讖語：預言吉凶的話語。此指應驗的凶災之言。
- (18) 「佳人已屬沙吒利」二句：這是宋許頌《彥周詩話》引王晉卿的詩句。古押衙，唐傳奇《無雙傳》中人物。古，姓。押衙，官名，管領皇帝儀仗和擔任侍衛。
- (19) 即墨：縣名，在今山東省青島市東北部。
- (20) 穴：指白牡丹被移後所留下的土坑。
- (21) 汎瀾：流淚。
- (22) 「淚墮九泉」二句：意謂牡丹在九泉之下，被真誠的懷念所感動，有可能重生。作，興起。
- (23) 至情人：極重感情之人。
- (24) 踵前韻，依照前詩的韻腳再作一首。踵，追隨、繼續。
- (25) 和：和詩，和他人之詩而用其原韻。
- (26) 連袂人：同伴，這裡指香玉。袂，衣袖。
- (27) 斤：斧。
- (28) 炷艾：中醫用艾絨團，點燃薰灸經絡穴位。
- (29) 創瘡：創傷而致疤痕。
- (30) 泫然：傷心流淚。
- (31) 白藪：中草藥名，其根可入藥。《群芳譜》謂種植牡丹，以白藪未拌種，可使苗旺；分枝栽培，則需以少量輕粉和琉黃塗抹劈破之處，然後埋坑培土。
- (32) 促：縮減。
- (33) 布掌作度：以手掌比量，取為尺度。
- (34) 度樹本：量樹幹。
- (35) 助桀為虐：比喻幫助壞人作惡。語出《史記·冒侯世家》。桀，夏代末期暴君。
- (36) 盈：增長，生長。
- (37) 拆：綻開，指花蕾開放。
- (38) 怒生：茁壯地生出。怒，形容生氣勃勃。
- (39) 拱把：指樹幹盈握。
- (40) 花以鬼從：指香玉死後為「花之鬼」，仍然相從黃生。
- (41) 人以魂寄：指黃生死後魂靈依附於香玉之側。寄，依附。
- (42) 一去而兩殉之：一去，指黃生死後所生成的不花牡丹，

- 被道士弟子斫去。兩殉之，指牡丹和耐冬相繼死去，像是殉情而亡。
- (43) 「仲尼讀唐棣」句；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『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』。子曰：『來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。』」 「唐棣之華」四句是古逸詩，意思是唐棣樹的花，翩翩地搖擺，難道我不想你？只因為家住得太遙遠。孔子讀了這首詩說道：「還是沒有想念，要是真的想念，有什麼遙遠呢？」此處引用孔子「未思」之句，意在說明，如有至情，就能夠堅貞相愛。